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和科学进步

〔苏〕Л·Ф·伊利切夫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和科学进步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某些方法论问题)

〔苏〕Л·Ф·伊利切夫 著

潘培新 汲自信 潘德礼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Л. Ф. ИЛЬИЧЕ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НАУЧ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некоторы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зна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7.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翻译

哲学和科学进步

〔苏〕Л. Ф. 伊利切夫 著

潘培新 汲自信 潘德礼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75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5,000 册数：8,500
统一书号：2011·102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作者的话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向整个苏联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提出了巨大的综合性任务。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更新社会经济条件。人民觉悟和见识的提高对我们在群众中的整个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①

在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科学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越来越有必要进一步创造性地探讨理论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接点上为卓有成效地进行一般理论的基础的和应用的科学研究开辟新的可能性。至于说到社会科学及其所面临的任务，只要它们依靠生活，同生活本身的联系越深刻、越直接，那么，它们就会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作烦琐的抽象议论是科学中的不结果实的花朵。

在苏联，年复一年地发生了深刻而看得见的变化。加入科学创造领域的新一代开始工作了。因此，让他们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它的历史，研究彻底解决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胜利而斗争的各个阶段所发生的社会科学问题，是重要的。

这本书按其性质和方向来说，是属于作者六十年代初所发表的著作。书中所研究的问题是作者在苏联科学院作的两次（一年的间隔）报告。第一个报告——《领导社会发展的科学基础》是在1962年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作的。在作了必要的补充后，同会议参加者的发言一起，以《共产主义建设和社会科学》为名用单行本出版。第二个报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是1963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0—101页。

年提交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讨论的，它也是同讨论参加者的发言稿一起，用单行本《科学的方法论问题》（1964年）出版的。

两本书都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说，在第一个报告中，一般哲学方法论问题只是大致谈谈，而且只适用于社会科学，那么，在第二个报告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则是一个主要的题目。一般哲学方法论问题曾是苏联学者们注意的中心。这个问题引起了最活跃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一部分新问题曾是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的发言提出的，而另一些问题则是后来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成果曾发表在苏联学者的许多科学著作中。

自那时以来的年代，其标志是全面探讨并钻研了一般科学方法论原则本身及其各个方面，特别宝贵的是，卓有成效地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科学研究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在本书中都将提及。

在编写这本书时，作者向各个科学领域的苏联著名专家征求了意见。作者向给予宝贵帮助的一切同志表示真诚而衷心的感谢。

前 言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相对停滞的时期，也有科学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但是，不论我们追溯历史多么远，人类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二十世纪下半期这样一个时期，科学发展得如此迅猛，而且对人们和整个社会的生活，甚至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如此强大而直接的影响。

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全部进程使我们有一切根据说，二十世纪就是共产主义建设的世纪，在科学上，就是原子能、自动化、电子计算机、人造材料、激光和宇宙航行的世纪。瑞士著名哲学家Γ.艾赫尔别格在《人和技术》一书中颇为形象地描述了人类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

“人们认为，人类的年龄大约等于六十万年。我们把人类的运动设想为六十公里的马拉松赛跑，这个赛跑从某地开始，跑向我们某一个城市的中心作为终点。

六十公里的大部分是沿着十分艰难的道路，要穿过小树林和真正的森林，对此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因为只是在最后，跑到五十八至五十九公里的地方，我们发现，除原始时代的工具外，还有作为最初的文化特征的史前穴居时代的绘画，只是在最后一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业的特征。

离终点二百米，铺着石板的道路穿过罗马堡垒。

离终点一百米，中世纪城市建筑围住我们赛跑运动员。

离终点还有五十米，那里站着一个人，他用智慧而敏锐的眼睛注视着这场赛跑，——这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剩下只有十米了！他们开始出现在火炬的光线和微弱的油灯光

下。

但是，在最后五米的一冲之下，发生了非常惊人的奇迹：光亮照耀着夜间的道路，没有役畜的板车疾驰而过，汽车轰鸣，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的聚光灯使胜利的赛跑运动员目眩。”^①

根据作者的一般思想趋向就可以判断，科学技术如此迅猛的发展使他感到担忧。看来，他并不是偶然地把人类进步比作马拉松赛跑。人类的命运是不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跑的运动员的命运呢？人类沿着科学技术进步的道路急速运动是否等于人类走向死亡的运动呢？

这类问题不仅使一位瑞士哲学家焦急不安。它们使得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不仅使得他们）感到烦闷。社会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明天到底是怎样的？更加深刻地揭示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将会在人们面前开辟什么样的新的境界和可能性？

在征服宇宙、掌握热核反应方面的神奇跃进和化学、生物学、控制论取得卓越成就的时代里，在宏伟的社会经济改造的时代里，未必有谁敢于按日历规定的精确度来预言未来。

但是，现在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1917年俄国伟大十月革命和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后，人类进入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就是说，曾经发生的事情，应当做的事情，都为的是产生新的强大的加速器，这种加速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会产生十分良好的影响。

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历史发展的逻辑）在于，科学技术的一切领域内的进步在最短期间内打开了认识范围，把按其威力说来无与伦比的支配自发自然力的手段交到人的手里，这种进步发生在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其主要内容构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的时代，共产主义思想胜利进军的时代。

大概事先就可预见到的不知是疑虑，还是问题：众所周知，自

^① G·艾赫尔别格：《人和技术》，苏黎士，1953年版，第18页。

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就开始了。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之间确立某种联系是否合理呢？

完全合理！自然科学中最新革命的特征确定在二十世纪初。然而，只是在最近十年来科学中的变化才开始具有其现代形式和现代规模。随着新社会制度在我国的胜利，实际运用科学发现便具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崭新的基础。当然，苏维埃科学并不抛弃人类所获得的知识，然而，新的社会条件、科学的不同的社会方向在我国学者面前开辟了无法估量的更广泛的可能性来为人民和人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创造并实际运用科学成就。

目前恩格斯的科学预见正在实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①。

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正是苏维埃国家在世界科学的一些领域内越来越牢固地占有主导地位。例如，象科学著作出版数量的增加这样一个客观指标就说明了科学活动在我国的规模。美国学者П·索尔南·帕拉伊斯在《科学的数量评价》一文中作了一个说明科学出版物从1914年到1960年的增长的有趣的统计。在1914年，俄国占全部科学出版物的2%，法国占13%，英国占15%，美国占20%，德国占34%。在1960年，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同一个学者的统计，苏联科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18%。在七十年代，科学出版物的比重更增高了。苏联科学院主席А·П·亚历山大罗夫在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科学院用各个知识领域内的巨大成就来迎接代表大会。

科学的发展、科学走上世界先进行列、科学的国际威信的提高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科学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这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生产发展的需要，社会本身的实践需要，苏联人的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8页。

质、精神需求和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这些需求。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加强，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完善，新人的造就，他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为表现他的才能而创造必要条件，——而科学技术成就的运用则是做到所有这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现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发现的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方面的成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胜利进军；

人深入自然界的奥秘，人对自然的控制空前加强。

共产主义和科学是不可分割地彼此联系起来的力量。甚至连我们公开的思想敌人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承认它们两者的相互联系。他们当中有一位 V·施拉姆在他的《奇怪东西的界限》一书中写道：“现代人绝对而完全地信任科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毫无疑问，这就是赋予共产主义以力量和令人神往的吸引力。”^①

资产阶级学者的这种承认并不是常常可以遇得到的。看来，在人们意识中共产主义思想同科学的力量结合起来这个事实的确使施拉姆在思想上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感到不安。的确，不管我们拿什么样规模的事件来看，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角度来考察——所有这些证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科学真实性和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科学不单单解释世界，而是用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及这个发展的动力、手段和社会目标的知识来武装人们。在发现了历史过程的主要规律性和这个过程的社会目标之后，在揭示了这个过程整个动力及其每个具体阶段的动力之后，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了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全世界社会进步的强大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代科学的意识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是科学知识的方法论基础。所有的世界社会现象、

① W·施拉姆：《奇怪东西的界限》，苏黎世，1959年版，第191页。

所有的社会结构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正如我们导师所预见的那样，主要和基本上都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

早已不只是共产党人，而且抱有各种信念和观点的人们，都不囿于阶级仇恨而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意味着社会科学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成了科学的理论。他们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了真正关于社会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生活过程和世界革命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是预测、规划和管理社会发展的科学基础。关于社会的科学从它以前主要是社会过程的消极登记者和解释者（而且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以前的时代），变成了积极的力量，革命改造世界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留给人类的是伟大的学说，是连时代也无权改变其基础的那些科学的原则和原理。

全部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发展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时期：没有人打算竭力推翻马克思主义，把它送进“被遗忘的学说的坟墓”。总有人干着力所不及的工作：一会儿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一会儿把它同某个时髦的学说结合起来，一会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同时声明另外一些原理已经过时了，仿佛不适合新的情况。当然，在每次这样进攻之后，便大声疾呼地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会儿“被推翻了”，一会儿“被丰富了”。但是，过了某个时候之后，一切又从头开始，重新“消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破坏它对历史过程的革命影响。

就这样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了。

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攻马克思主义，后来在几十年间继续干着黑暗勾当的那些活跃的颠覆者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就象英明的指挥官那样，历史给予他们应得的下场，——把他们送到穷乡僻壤，完全遗忘了他们。

如果我们有时想起他们，那只是为了用他们可悲的命运来指出：那些连一分钟也不停止给马克思主义科学“最后一击”的人所作的

努力是毫无前途的。今天我们的确有“坟墓”，但这是破灭了的和被遗忘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假设、空想、观念、理论的坟墓。不难预言：等待着那些现在还希望从内部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赌咒发誓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是怎样的命运！

马克思列宁主义生气勃勃，它被丰富着，在社会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每个新的历史阶段上，这个永远生气勃勃的学说的各个侧面不时闪耀着鲜艳的光芒。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构成苏联共产党内外政策的科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绝大多数人民的世界观，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成果。

新的高度人性的、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发达社会主义、然后共产主义）的形成和巩固，取过时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代之以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巨大胜利——这是革命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富有生命力的毋庸置疑的证明。可不可以说出一种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创造的革命科学享有更高的声望和更大的尊崇而对千百万人们的生活具有更大的影响的社会科学来呢？

不，另外一种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

目 录

作者的话.....	I
前 言.....	1

一

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哲学

(一) 一般哲学方法论和科学的创造性.....	2
(二) 论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统一.....	10
(三)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科学和意识形态.....	19

二

科学技术进步问题

(一) 现代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	30
(二) 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	44
(三) 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52

三

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一) 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68
(二) 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相互关系.....	88
(三) 论哲学科学的方法论职能	114
(四) 生物学的若干哲学方法论问题	132

四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一)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职能	150
(二)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概念	165
(三) 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197
(四) 论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	224
(五) 苏联美学的方法论方面	247
(六)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语言学问题	279

—

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哲学

(一)

一般哲学方法论和科学的创造性

(二)

论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统一

(三)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

科学和意识形态

(一)

一般哲学方法论和科学的创造性

如果谁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效果缺乏信心的话，那他只要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它的一个最重要部门物理学的状况就足够了。

还在现代科学革命的初期，列宁就生动地说过：“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①数十年过去了，就象往常一样，列宁的话是有预见性的，我们实际上是科学中“辩证奇迹”的同代人。现代物理学和数学、控制论和生物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天体研究上的成就，人类对宇宙奥秘的大胆探索，这些都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胜利。技术科学也在急剧地发展着。社会科学思想获得了新的创造性的成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相互作用加强了。

在科学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②

为什么科学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呢？只要对各种原因，对不同因素的作用加以研究，哪怕是粗略的研究，就可以说明一般哲学方法论问题日益增长的意义。

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一直是苏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8页。

联学者所注视的，现在特别突出地感到，必须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在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任务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科学已经获得了崭新的意义，成为苏联社会内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成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互影响的成分。

人类满怀信心而期望地注视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归根到底会使生活在我们不大的星球上的千百万人得到幸福。但是，人们也不放弃这样的想法：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运用存在着危害人类的严重危险。科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工人和农民、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今天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如何，未来科学的作用如何。

在科学认识的过程中一般哲学方法论的作用提高了。在这里，我们指出它之所以提高的一些原因和因素。

第一类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其余一切东西的原因是同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有关的，也就是同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有关的。

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是列宁所发展的，这个思想在苏联共产党党纲中被着重指出来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强科学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扩大科学研究来开辟生产力发展中新的可能性，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实践。在揭示这些工作的前景时，我们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写道：“科学将完全成为直接生产力。”

这在苏共纲领中是作为目标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现实了。勃列日涅夫在授予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以各族人民友谊勋章时的演说中说道：“还在不久前我们说过科学**将成为**直接生产力……看来，今天我们能够说，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了直接生产力，而且是这样的生产力，它的意义天天都在增长。”^①

① 《Л. И. 勃列日涅夫讲演和论文集》，第4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218页。

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意味着：

——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直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所、实验室同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在组织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个倾向在各种类型的科学-生产公司中得到实现；

——科学运用于生产的范围空前扩大了。经济的计划原则和财政原则，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系，生产力的配置，对干部的需要，可以刺激生产参加者积极劳动的措施，——所有这些，目前在一系列社会科学参加的情况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得到了探讨，社会科学除了认识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之外，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解决国民经济任务；

——科学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使生产力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首先是人丰富起来。现代生产效率对生产过程参加者的熟练程度、教育水平和科学知识的依赖程度，对在解决某些生产任务的过程中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的依赖程度，并不亚于对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依赖程度；

——科学成了主要的生产力。它是所有国民经济成果的第一个环节；科学的发展超过并且应当超过技术、工艺学、生产组织的发展，为它们继续进步开辟道路；

——最后，对生产起作用的不是各个单独的科学，而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总和。

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提出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首先是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同社会主义优越性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类原因是由科学本身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现代科学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绝不能同它过去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提并论。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开始了新的巨大飞跃。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大大地改变了现代科学的性质。

一方面，科学变成了社会的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当许多理论成果很难明确地被提供出来的时